

京 剧

怪 孝 记

张 南 平

贵州人民出版社

人物：

張化：七十余歲。（化）

張大怪：張化長子。（大）

李氏：大怪妻。（李）

張二怪：張化次子。（二）

趙氏：二怪妻。（趙）

王銀匠（王）

縣官（官）

二班頭（班）

四衙役（役）

第一場 苦極索田

地點：張大怪家

化：（上，念清江引）

養兒養女苦勞心，
叫爹叫娘似有情，
年老衰殘難自養，
飽暖飢寒由兒孫。

（白）老漢張化，年過七十，老妻去世已久，膝下有兩個孩兒，長名大怪，次名二怪，家有薄田九十畝。只因兩個孩兒

已娶妻成家，他們要分產另居，每人分去田地三十畝，留下三十畝，作為我養老之用。不想未過三月，他弟兄二人說我年老多病，何必操勞，又將我那三十畝田平分去了。言道兩家輪流養活于我。起初倒還衣食不缺，誰知後來他弟兄二人百般虐待于我，視我如同眼中之釘，肉中之刺。我終日挨罵受氣，吃一點殘羹冷飯，穿一領破衣襤衫。只怪我當初溺愛不明，嬌慣太甚，如今他們劣性難改，倒教我無可奈何了。

（唱）我只道吃一碗安樂茶飯，

又誰知衣和食均不周全；

似這樣在世間受盡磨難，

不如早死倒也安然。（掩泣）

〔內聲：李：我說你这个老不死的公公啊，天到這般時候，你還不來拿飯，難道說要媳婦我送到你嘴邊不成嗎？

化：哦哦哦。（下，捧碗上）我只說今天能吃一頓飽飯，不想還是一碗稀粥！怎麼冷冰冰的？哎呀！

（唱）數九寒天北風緊，

一碗薄粥冷如冰，

本當不吃難活命，

只得和淚往下吞。

（白）象這等苦挨，如何得了哇？（想）唔，我还是要回那三十畝田吧。哎喲，且住！只怕他們不允，我如何是好。唉，性命要緊，我不免試探一番。老大可在里面么？

大：（上念）又吃魚來又吃肉，

四兩燒酒下咽喉，

逍遙自在房中坐，

老婆孩子热炕头。

(白) 老头子，你吃饱了，喝足了，叫唤什么？

化：我有事要与你商量。

大：你真是拿着筷子敲菜碗，吃饱了没事干！什么事？说吧！

化：连累你们夫妻终日辛劳，我安坐殍饭，于心不忍，不如將我那养老田地归还于我，我迁居在外，另行过活。你是長子，轉告你兄弟一声，你看如何？

大：什么！你还想把那三十畝田要回去嗎？

化：我是与你商量的呀。

大：哼！（李氏暗上）

（數板）老头子，作事差，

当初分田为什么？

年紀活了一大把，

干嗎說話不算話？

有吃有穿还要啥，

劝你老实一点吧，

你要不听我的话，

今天再給你一頓打。（握拳欲打）

李：（數板）一把拉住張老大，

你且听我說根芽，

今天已是二十九，

明天就要送出这个老家伙。

(白) 你怎么又来了，上回你打了他一拳，差点沒打死，真
要打死了，多少总得花錢办喪事，那也不上算。这个老东西
剛才的話我都听見了，那三十畝田也不是你一人得了，老二

也分得一半，犯不着你一人出头，今儿不是冬月二十九嗎？
这个月月小，明天臘月初一，該送过老二那边去了，讓老二
跟他鬧，你放着好人不会做，真是大傻瓜。

大：嘻嘻嘻，你这話可提醒了我，实在是金石良言。真是“家
有賢妻，男人不遭橫事”。（向化）我說你呀，好好地想想，
咱們明天再說。正是：为人要听老婆話，

李：准保一点也不差。

〔二人笑下。張化愁思，向天呆視。〕

第二場 閉門越牆

地点：張二怪家

二：（上唱）大哥比我的福气好，

娶了个嫂嫂智謀高，

便宜他們都占尽了，

想个妙法我把本捞。

（坐白）想我爸爸留下养老的田，咱哥倆騙到手平分了。咱
哥倆每半月輪着养活爸爸。嫂嫂出的主意，上半月归我們
养活，下半月归他們家，我也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那晚
一算啊，一年倒有六七个月小，他們每个月只养十四天，
他媽的真倒楣，每个月从初一到十五，倒是不折不扣的半
月。今儿又是初一，老头子又該过來啦。按說上月是月小，
今天應該吃过早飯再來才对，可他們从來沒这么做过。

把老婆子叫出來，也想个法子撈撈本。老婆子快來！

趙：（上念）靜坐房中在烤火，

忽听前堂喚老婆。

（白）當家的。

二：當家？我……我可當不了家。請坐。

趙：坐着，坐着。这冷的天，你一人坐在前廳干嗎？

二：我在这里想心事。

趙：喲，你想什麼心事，難道說我还配不上你？

二：你瞧，又把醋罈子給打翻了。別急，別急，不是旁的事，
我問你今儿初几啦？

趙：你真是不當家不記日子。今儿不是臘月初一嗎？我还燒过
早香啦。

二：咱們今天又該倒楣了。

趙：怎麼啦？

二：娘子啊！（学小生叫唱）

趙：瞧这块骨头！

二：（唱）嫂嫂的算盤打得精，

上半月將瘟神送到我的家門，

似这等常吃虧我心中不憤，

想一个妙法儿把我的气平。

（白）想大嫂也是一个女人，她可那麼聰明；你就不能想个
法子，替我出出气嗎？

趙：（尋思）有啦！（唱）

只怨你当初太愚蠢，

說什麼大嫂他伶俐聰明；

老头子到來不要緊，

与他一个閉門羹。

(白) 我倒有一个主意，咱們关上大門，在臥房里待着，要是他來拍門，說什麼也不開。你看好不好？

二：哈哈。

(唱) 我名叫做張二怪，

實在不及你高才，

趙：(唱) 將他关在大門外，

二：(唱) 抱一塊石頭頂起來。

〔胡琴牌子。关门，抵門畢，二人得意洋洋下。牌子收住。〕

〔連場，化、大同上。〕

大：快点走啊，怎么那么慢騰騰的！

化：唉！这样寒風刺骨，我衣衫單薄，兩腿冻僵了，实在难以行走。

大：胡說，这天还冷？我走得渾身是汗，怪热得慌。

化：你穿的是什么？我又穿的是什么啊！

大：好啊，你跟我比？你可知道，你是一天到晚沒事，吃了睡，睡了吃，光在屋子里头，要穿那么多衣服干嗎？再說，穿得太厚了，不是也顯得笨手笨脚的嗎？少說廢話，这不眼看就到了老二的家嗎？走！

化：唉！（無奈又走）

大：到了到了，你等等，待我看看。啊！到这时候，怎么还关着門？老二老二！（拍門）老二！（又拍門）都死絕了嗎？
嘖！

(数板) 这件事，怪得很，

敲了半天不开門，
門外面沒上鎖，
屋子里面定有人，
眼看太陽到當頂，
总不能还睡着不起身！
叫人心中好納悶，

莫非屋子里出了怪事情，怪事情！（想）

化：唉，冻死人了哇！（支持不住，坐地）（大怪理都不理，只想关門的緣故）

大：哦，我明白啦，一定老二他倆口子商量好了，故意关上这个牢門，躲在里面当縮头烏龜，怎么也不露面。好啊，你們不出来，难道我就把这个廢物（指化）还帶回去嗎？那我可不干。（望介）对啦，我有了絕招啦！我說老头子，別尽跟我裝死啦，來來來，你靠近牆根站着，我把你聳上牆去吧。

化：啊！这样高牆，怎么上得去啊？

大：这有多高啊？你过来試試！（起音樂）

化：唉！（大聳化上牆）哎呀呀，不行不行，快放下来吧。

大：（大松手，化摔下叫苦）你这个糟老头子，可真糟透了，一点用都沒有。你要害怕不肯爬过去，那我也不管你了，我走啦。

化：哎呀呀，你走不得啊。你若走了，丢下我一人在此，这样寒冷的天，不消半个时辰，我就变成冻死鬼了哇！

大：象你这样老啦，有什么用处？活着也不是白白的糟踏粮食嗎？死了倒干脆，俗話說：“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接自己去。”你七十多了，也该去了。

化：求你行行好，帶我回去吧！

大：那麼，你起來！

化：（掙扎立起白）回去吧！

大：回去？跟我再爬牆！（樂止）

化：哎呀！（唱）想當年生我兒如獲至寶，

我二老笑嘻嘻喜上眉梢。

夏日吃瓜冬日棗，

撫養我兒那顧得辛勞。

只道是積谷防飢、養兒防老，

不想今日受盡煎熬！

不敢望兒學那二十四孝，

只望你饒了我這老命一條。

（叫頭）張大怪呀，兒啊。你這樣對待于我，真是喪盡天良，

你也生有孩兒，就不怕他將來折磨你呀？

大：我的兒子你管不着，我是火燒眉毛要顧眼前。這么辦，這

回我多使點勁，你也強着點，爬過牆去就好啦，別害怕，來

吧！（聲化扒牆）老头子啊！

（數板）你別害怕，莫心焦，

一双手，要抓牢。

縱然一時過不去，

也還撈着個往里瞧。

要掉也別往外面掉，

你再下來我可不饒。

你在上面拚命的叫，

老二他不能盡裝着不知道。

端个梯子接下去，
把你往屋里遛，
又有飯吃又有火烤，
那时候你才佩服我的巧計高。
嘿嘿，巧計高。

(白) 你在这儿叫吧！千万别松手，掉下來可活不成了。我可要走啦！

化：哎呀呀，我扒不住了哇。

大：嘿，扒不住了，你不是叫做爸爸嘛，你跟我扒扒扒着破！

(笑下)

化：老大，老大，他竟自去了。唉！老二救人哪，救人哪！

王：(上念) 生着一爐火炭，
手拿一把鉄鉗，
热槽放在爐边，
又把粉土打罐。

(白) 在下王銀匠。今日進城去做些活計，順便討些工錢，看前面已是夏家庄。啊！那牆头上不是有一个人嗎？

化：老二，救命呀！

王：果然是人，待我看來。噢！脚在这边，头在那边，这是干什么的呀！

化：大爺快救人哪！

王：看他怪可憐的，待我扶他下來。(扶化下牆) 这不是張大哥嗎？(閉二幕)

化：原來是王兄弟啊！

王：張大哥啊！

(唱) 一別几年未見面，
小弟事忙少來問安；
平日穿戴你多齊整，
到如今為什麼破衣襤衫？
天寒地凍北風緊，
為何事爬牆頭叫苦連天？

化：咳！王兄弟呀！

(唱) 五十歲才得子甚是稀罕，
慣養成小畜牲他們無法無天，
無冬夏只與我這破衣一件，
殘羹冷飯難下咽。
今日里該老二將我奉養，
他閉門不納關我在外邊。
大畜牲他要我爬牆入院，
撒手去害得我叫苦連天。
多虧了王賢弟救苦救難，
要不然這老命葬送在牆邊。

王：張大哥，這麼看來，你這兩個兒子，也太忤逆了！

化：唉，只怨我當初過於溺愛，不知教養。如今他們劣性難改，我又年邁力衰，依靠他們吃一碗閑飯，奈何他們不得！真是應了一句俗話：“蠢妻劣子，無法可治”啊！

王：這兩個不孝的東西，真是世間少見。你說什麼“蠢妻劣子，無法可治”，我倒要想個法子治他一治！（想）有啦。那邊有座玄妙觀，住持老道與我交好，你到觀中去提起我的名字，他定會給你一頓齋飯吃。吃飽後再慢慢回家，我有辦法叫

他弟兄倆都來爭着养活你。

化：王賢弟盛情令人可感，只是对牛彈琴，枉費工夫，這兩個畜牲是劝化不了的呀！

王：你就甭管啦，我自有妙計，包管他兩家爭着孝順你，到那个时候，你就安心吃他們的茶飯。我今天也不進城了，馬上到你大儿子家里走一趟。

化：这……

王：你放心吧，享福的日子就要來啦。

化：若能劝得兩個奴才回心轉意，真是恩同再造。請上受我一拜！（拜介）

王：哎呀呀，言重了，快快請起。你放心前去，咱們改日再見，請。

化：如此，多謝了。（下）

〔王一邊盤算，一邊恨恨地下。〕

第三場 貪財迎归

地点：前：張大家；后：郊外。

〔幕啓：張大、李氏在烤火。〕

李：往天瞧你傻里呱唧的，今天你这个主意倒还不错。

大：傻，我倒不傻。只不过比你那个聪明勁，稍微差这么一点就是了。

李：說你好，你就驕。哼！你呀，还差得远哪！今天把老头子

送走啦，这半个月，咱們清靜清靜过好日子。

大：对了，耳根子清靜，咱們該快快活活的啦。

王：（上念）安排香餌來垂釣，

那怕魚兒不上鉤。

（白）來到了，張大官人在家嗎？

大：是誰呀？（出門）哦，王大叔，你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來有什麼事啊？

王：特來拜訪令尊大人。

大：他今天上二兄弟那兒去啦，有什麼話說呀？

王：并非別的事，只因令尊大人，這兩年時常包上一些小銀錠子，找我給他鑄成大元寶。還欠我幾十串工錢。這幾天我手
中不便，正好今天打此路過，順便來探望令尊，捎帶着跟他
老人家算一算工錢哪。

大：啊！我爸爸他他他找你鑄過元寶嗎？

王：是啊。

大：他找你鑄過多少元寶呢？

王：鑄的次數很多，我哪里記得清楚？翻開賬本一查就知道
了。

大：哦！王大叔，請里边坐會吧！

王：不必打擾。既然令尊在令弟那兒，我前去探望于他吧。

大：王大叔，喝杯茶再去吧！

王：多謝多謝，改日再領。天色不早，我要去了。（下）

大：那麼，你慢走哇。（進門）老婆子，嘻嘻嘻。

李：你笑什麼？

大：你說這是那兒說起，咱們家放着一個活財神，還不知道

呢！嘻嘻嘻！

李：沒頭沒腦，到底什麼事，剛才外面是誰來啦？

大：誰？財神爺來啦。

李：嗨，到底什麼事？

大：老婆子听了！

（唱）適才間王銀匠來把門叫，

我出外見了他才知根苗，

這幾年我爸爸常把他找，

小銀錠交給他是一包又一包，

熔化開再將它鑄成元宝，

拿回來一定是埋在荒郊。

欠工錢到有那好几十吊，

因此上他找爸爸來把賬銷。

李：呀！

（唱）看來人心實難料，

這件事兒太蹊蹺。

（白）這麼說，老头子他是有錢哪。

大：當然是有錢哪！

李：怎麼一點也看不出來呀？

大：這你不知道，小時候，听我媽說過，我爸爸就是會裝窮。

他的銀子，一定埋在地下，可就是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他怕咱們要他的銀子，說什麼也不現一點形，當然就看不出來啦。

李：唔！這麼一說，他倒是真有銀子哪！

大：恐怕還不少？可就是不能到咱們手里。咳，這個老精靈鬼

呀！

李：依我看哪，你趕緊到老二家里把他接回來，每天給他雞、鴨、魚、肉吃，再給他做些新衣服穿，好好地侍候着他，他一高興，說不定就會給我們一些銀子。就是一時還舍不得給，到他要死的時候，也會告訴我們的。

大：對。他自己總不能把銀子帶到棺材里去，你这个办法再好沒有了。哎呀！王銀匠說還要到老二家里找爸爸去，別讓老二听出了風聲，他比我還會哄人，我得去。

李：對啦，你趕快去吧！（下）

（閉二幕）

大：我走啦。（欲出門，回頭白）老婆子，你先殺一只雞給墩上！

李：（內應）是啦。

大：我得走快點，把財神菩薩給拉回來。

化：（上，與大幾乎相撞）啊！

大：爸爸你上哪兒去啊？

化：只因你兄弟，執意不肯開門，我在牆上叫了半日，幸虧行路之人將我救下，萬般無奈，我只好再來求你。

大：唉！爸爸，只怪我太老實了，滿以為老二會給你開門的，誰想那個王八蛋太沒良心，害得老爺子吃了苦，這都怨我，該死，該死！（自打）

化：兒啊，你你你這是何苦啊。你如今往哪兒去啊？

大：我回去跟你兒媳婦一說，她可提醒了我，我到底也還是不放心，趕來接您回家，來吧，我攙着您走吧！

化：好好好。（同下）

第四場 登門查賬

地点：張二怪家

王：（上念）張大怪和張二怪，
哥倆都把良心坏，
我給他个啞吧吃黃連，
叫他有苦說不出來。

（白）剛才几句话就騙得張老大眉开眼笑，看來是中了我的計。我再到老二家里去走一遭，讓他哥倆都來搶着侍奉他爸爸，就是將來事情弄穿了，他們也沒处伸冤。說着說着到了老二的門口。嘿嘿，这小子真坏，還沒開門啦。唔，我就在一边歇会儿。（坐路邊石上）

二：（探頭探腦上，至門旁竊聽無人，甚喜）好啦，好啦，他們都走啦，老婆子真是妙計。天已過午，老头子那一頓早飯，总算省下了。（趙暗上）

王：張二官人在家嗎？

二：是誰啊？（出見）啊，王大叔，好久沒見，請里边坐！

王：好。（進門）

趙：原來是王大叔呀，請坐請坐。（取椅）

王：多謝，多謝。老太爺在家嗎？（坐下）

二：他沒上我这儿來，八成还在大哥那里。

王：怎么，他老人家不在这儿嗎？

趙：不在这兒。

王：当真不在这里？

二：誰还撒謊？真不在！

王：这倒奇怪了！

（唱）近來少見令尊面，

今日特地來問安。

大官人說令尊在这里，

这里又推說在那边。

何妨請出來相見，

我并非專为那几十串錢。

二：啊！什么几十串錢哪？

王：也許这事……（作失言狀）

二：什么事啊？

王：沒事沒事。（裝不肯說）

趙：王大叔，什么几十串錢哪？你何妨說給我們听听！

王：这……（大声背白，故意讓他倆聽見）我这人真馬虎，这个事情張老太爺再三地囑咐我，不許跟別人說的，这可怎么好哇？

二：王大叔，到底什么事啊？

王：事倒是有一樁事，可是老太爺吩咐过，不許跟外人說。

趙：王大叔，爸爸跟我們可不是外人？你尽管說吧！

王：这事說出來，你們可就要發大財。

二：能够發財？

王：唔，我看你們小倆口倒挺和气，我就對你們實說了。你們老爺子这几年，时常包一些小銀錠子，叫我給他鑄成大元宝。如今他还欠我好几十串工錢，本來我不敢上門來要，恐怕他